

三十而立

上

念 远 怀 人

著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三才图会

上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十六骑 / 念远怀人著. — 北京: 文化发展出版社, 2018.8
ISBN 978-7-5142-2185-5

I. ①三… II. ①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44564号

本著作通过上海佰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(<http://jianshu.com>)代理,
由致真幻影文化传媒无锡有限公司授权出版中文简体字版。

三十六骑

念远怀人 著

特约策划: 张国辰 特约编辑: 卢丹丹
营销编辑: 马媛媛 责任编辑: 周 蕾
责任印制: 杨 俊 责任校对: 郭 平
封面设计: 满满特丸设计事务所

出版发行: 文化发展出版社(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: 100036)

网 址: www.wenhua fazhan.com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美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980mm 1/16

字 数: 719千字

印 张: 46.5

印 次: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90.00元(全2册)

I S B N: 978-7-5142-2185-5

三十六骑

目
录

三
十
六
骑
上

- 001 相见于江湖
- 021 法场换兄
- 047 宣召入仕
- 061 投笔从戎
- 079 祭旗出征
- 101 鄯善不善
- 131 墨家缘起
- 151 精绝古城
- 175 于阗大巫
- 213 战车师
- 223 莎车摄魂
- 251 角宿双星 吉凶相间
- 301 疏勒官变

相见于江湖

皇帝授班超青铜燕符，出使西域。因肩负密令，遂探寻隐匿于京城之高手，筹备西行之人马。

1. 墨者

八方之广，洛邑为中。王莽之乱后，汉室移都洛阳已四十余年。

洛阳背靠邙山，面临洛水，皇城西面的金市是最繁华的所在。人流似织，车马如龙，一名佩剑的白衣青年男子斜倚拴马柱，一脸倦意，似在养神，又像站着就睡着了。

正是午后，日下白得刺眼，闹市开始安静，只有此起彼伏的打铁声，清脆的是引锤，沉响的是大锤，前前后后响成一片。这是金市里的铁流坊，一街都是铁匠铺，为民间打制犁、灯、剪等物，也会为官家服务。

青年就在这清脆的声浪里，合眼不动。

一个白衣女子戴着帷帽，款款而来。街市中间尘土飞扬，路辙里满是泥泞，这女子行来，却觉得步不沾尘，来到那白衣青年身后，直接撞了一下：“又睡了？”

青年兀自不动，哼了一声。

“每一家都问过了，没有叫齐欢的匠人。”女子道，“你说那宫里的小家伙会不会诳我们？”

“你都寻了半天了，”青年睁了眼，还是睡不醒的样子，活动了下筋骨，“是不是该轮到二哥了？”

“我们各自找，看谁先找到。”

青年径自去找了里正，从怀里掏出一支簪笔来。簪笔就是一支精致短小的毛笔，是汉家文官礼服的一部分，上朝要将簪笔插在耳鬓之间。里正一见簪笔，就知道眼前是个微服的官员了，急忙躬身，被青年止住：“我想打听点事。”

“大人……”里正改口，“先生请问。”

“这铁流坊里，谁手艺最好？还接宫里的活儿？”

“倒有两家偶尔会承接宫里的活儿，但论手艺最好，肯定是霍十七……”

青年去寻那霍十七的作坊，手里把玩的那簪笔，其实是断的，刚才只是被青年掩人耳目地捏在了一起。抬眼见到白衣女子静静地站在街角，青年上前刚要说话，女子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，说听，听这节奏，以手和拍。青年凝思听了一会儿，微笑地摇摇头。白衣女子在身上抽出一把竹箫来，当街吹奏起来。白色帽帷之外，只露出箫的一半，和按孔的一双玉手，葱指轻动，一曲流出。

箫声呜呜咽咽，袅袅悠悠，嘈杂着打铁声，宛若游丝，绝不消散。青年觉得天地不再纷扰，乱声尽去，只有箫声清幽，和着一家的打铁声。引锤击打着节奏，大锤总在旋律转折处撞响。箫声与锤声相互缠绕，清幽里间杂出杀伐冷艳来……虽是正午，青年却感到寒意。女子吹奏前行，青年在身后跟着。箫声高亢起来，锤声更急，犹如蹄声驰过，两音交征，青年感到佩剑都颤抖起来，豪气盈胸。

大锤连击三声，沉郁震撼，箫声立止。青年恍觉天地寂静……慢慢地，市井之声才渐渐入耳，发现自己已在一作坊前，烟熏火烤的帘布后，沉寂的锤声又响起来了。女子挑帘而进，看见了那打铁者。

坊里很暗，打铁者背影高大魁伟，精赤着上身，刺青从光头上，延到臂膀和后背，细看是一只麒麟，在肌肉的蠕动下，宛如活物。那上面的汗水能映照出炉火的红光。大汉侧身将一通红的铁器探入水缸，白雾骤然炸起，刺刺有声。

女子揭了帷帽，露出一张少女的脸，面目温婉可人，还有点羞意，在水雾中行揖礼，轻叫一声：“齐先生吗？”

雾气散尽，大汉转过头，一脸的虬髯，微微探身，说：“姑娘认错人了吧？”

“先生刚才打铁的节奏，分明是《广陵散》。”

“粗鄙之人胡乱敲打，哪敢当先生二字？”

“传说《广陵散》传自东周聂政，又称《聂政刺韩王曲》，是天下最难的古曲了。”少女边说边来到一串悬剑前。

打好的剑长短宽窄不一，剑柄的尾环被一根绳穿了，十几柄倒悬在那里。少女用竹箫扫过，剑剑相碰，发出一串金属之声。女子细听，然后以箫击剑，分明将那《广陵散》继续演奏下去。

“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，过期不成，为王所杀。”女子柔嫩的声音在剑声中缓缓而出，“聂政长成学剑，入宫刺韩王，未成。逃进深山学琴，自毁其面，吞炭变声，七年出师。”

音律开始缓和起来：“出山再入韩地，竟然路遇妻子，对面不识。妻子忽而哭泣，聂政问：‘夫人何所泣？’妻子说：‘我夫聂政出游，七年未归，见使君牙齿像他，故而思念哭泣。’聂政黯然回山，用石头击落牙齿……”女子眼中沁出泪来，箫多击在各剑的末端，音色喑哑，却急促起来，“又三年，聂政出山在韩市鼓琴，名动天下。韩王召之入宫，聂政琴中暗藏利刃，奏罢这《广陵散》，当堂击杀韩王……”最后箫多击在剑尖，音色尖锐高亢，啪的一声，竹箫断了，声音戛然而止。

坊内静默，少女以手击掌，诉说在迟缓、坚决的拍击声中继续：“官署暴尸在外，悬赏千金想知道刺客之名，但无人能识。有一妇人抚尸大哭，说他是聂政，定是我夫聂政！他不欲连累家人，我却不能苟活，让世人不知他的名字。哭到泪尽肠断，抱尸而亡。”

少女抚掌罢声，屋内沉寂了一会儿，大汉又开始规整手上的活计：“姑娘真是好手段，真是好听。”

“乐为心声，最难作伪，先生在劳作时，将此曲随手打出，最能看出先生的志向。”

大汉身形一顿。左手重新抓起小锤，侧身错了一步，好像更靠近了炉膛，脚下不丁不八。而炉下有一助手，刺啦啦地拉动起风箱来。

青年陡然警醒，发现大汉和那助手，与炉膛、铁砧、淬火的木缸、地上好像乱堆的杂物铁具，包括那一排悬剑，形成了一个奇门的虎乱之阵，自己的所在正

是死地。青年一跨步就到了少女身前，拉住少女的手。

大汉斜眼，右手又抓起一柄大锤来，走向铁砧。嘴里道：“你们认错人了。我只是个粗通音律的铁匠，这里的人都知道我是谁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是霍十七，铁流坊最好的铁匠。”青年说着，拉着少女踏前了两步。

那助手站起来，执一小木桶，往木缸里加水。

青年知道随着自己的移位，对方的阵法从虎乱变成轮违阵，又变成现在的大妄阵，几下交换，自己下一步只能出门，锵的一声拔剑而刺，剑尖瞬间停在大汉的后颈上。大汉凝然不动。青年轻轻将剑递在大汉的眼前：“先生帮我修修这剑吧？”

剑形高古，剑身上刻有古篆，曰“非攻”。

大汉叹一口气，转过身来：“二位借一步说话。”

三人转到一个茅屋旁，门户粗陋低矮，像是一个茅厕。齐欢开门示意，青年只好携少女低头进了。齐欢合门，光线骤暗，青年和少女只觉得地面旋转，墙板反复，尚未明白如何，三人就置身在一间暗室里。

大汉郑重见礼：“我就是齐欢。”

“在下班超，”青年拱手，一指少女，“舍妹班昭。”

“小公子可好？”

“小公子？”班超一愣，“哪位小公子？”

气氛突然凝重起来，三人相对无言。

齐欢忽然出手向班超腰上的剑抓来，班超不动，剑自己从鞘内跳出三寸，齐欢的手就要抓在剑刃上，急忙缩手。

班超斜踏一步，把班昭护在身后。

啪的一声，地面翻出机关，将班超的双脚锁住。而班超腰上的剑跳跃而出，已被抓在班超的手里。

齐欢也不知从哪里抓出一把似瓜的铁锤，抡了过来。班超一剑挑向齐欢握锤的手，后发先至。

那铁锤竟像莲苞一样张开了，一朵刀刃组成的莲花犹如盾牌，挡住了剑势。

剑势不停，剑锋反而颤动不休，要将那刀“莲”搅碎。

剑锋刺进莲花，“花瓣”瓣瓣相连，旋转展开，就像一个翅膀张开，羽毛是一把把寒刀，呼地扫了过来。

班超双脚被锁，不能躲闪；身后是妹妹班昭，他也不会躲闪。挺剑击向“翅膀”，但那翅膀却散了，散得漫天都是——三十六瓣羽毛——三十六把寒刀，都向班超身上合拢。

在班超眼里，这些刀是飘过来的。

在齐欢眼里，这些刀也是飘的，像羽毛一样没有分量。纷纷扬扬，像白鹤在空中褪羽，凭空消散，心里空落落的。齐欢眼见着如柳叶的刀飘落了一地，怅然若失。他看着眼前叫班超的青年收了剑，才悚然惊醒。

剑意！这是剑意。齐欢听闻剑道大成后有四境：剑势、剑气、剑意、剑罡。刚才这班超用剑意笼住了自己，也笼住了所有飞刀，刹那间，好像什么都恍惚空虚了。这是一种什么剑意？剑意通心，这叫班超的年轻人，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

“你说的小公子，是小蔡公公吗？”班超问。

齐欢反问：“这是什么剑法？”

“我自创的招法，还没有名字。”班超道。

“谁说没有名字？我叫它惘然十一。”班昭道。

“惘然十一？”

“因为现在我哥只创了十一剑，以后还会有惘然十二的。”班昭道。

惘然？齐欢心想，果然是让人空自消沉的一剑。俯身下来用手里空空的锤把在地上一触，但见地上的刀片身上似有磁石，相互吸引，自动并成“翅膀”，齐欢一卷，瞬间又滚成莲苞（铁锤）的样子。

班超打破沉寂：“蔡公公是皇上身边的人，知道我受命要深入西域，让我把这把剑带给你，说先生会随我一同西去。”

班超脚上的机关却打开了。齐欢抬起头来：“此去到西域何处？”

“不知，一路向西，且走且看。或许要去那些前人从未去过的地方。”

“此去何时能返？”

“不知，绝域万里，或许有去无回。”

“明白了，何时动身？我得准备一下。”

班超又将那“非攻”剑拔出来，弹击一声，宛若龙吟：“先生是墨家的人吧？”齐欢目光炯炯，盯着班超。

班超把剑还鞘，双手奉上。“秦火一炬，诸子飘零。武帝尊儒，百家消散。墨家独守江湖，传说参与了赤眉之乱，如今已湮没不闻了。”班超道，“先生勿惊，我对墨家的主张——非攻、兼爱，是非常景仰的。我们也是百家中的残身——史家。”

齐欢接了剑：“原来你是私写国史的班家人。”

“那一个月后，等齐先生一起动身？”

“此番西去，只怕还需一个人。”

“请先生指点。”

“班先生可知道百家中的盗家？”

“真有盗家？”班昭插嘴道，“听说他们追随的是盗跖。盗跖其实是那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的弟弟，还骂过孔子呢。”班昭转脸看着班超：“对吧？二哥。”

“他们不会自称自己是盗家的，只称自己为跖门。”班超笑道。

“不错，”齐欢道，“我说的这位，其实是柳下跖的后人，纵横两都的大盗——柳盆子。”

班氏兄妹离了暗室，在坊前与齐欢告别。

“这回算是我先找到的吧？”班昭有点兴奋地说。

“是。”班超微笑着，由着妹妹。

“二哥你好像有点紧张啊？”

“墨家机关无双！”班超感叹，“我们刚才若应对有错，只怕不能活着出来了。”

“哦，这样啊。”

齐欢看着兄妹远去的背影消失，转头看见东边皇城里宫殿威严的屋顶，正在落日中闪光。“小公子，你真是长大了。”

2. 盗家

长安在五十年前，被赤眉及兵乱毁坏过，但底蕴余威犹在。汉室虽已东迁，但文人依旧争论着长安洛阳两都的优劣，重新回都长安的呼声从没停止过。皇城虽已不在，民间豪族反而更兴盛起来，商坊妓寨鳞次栉比，各地游侠在此抢夺地盘。

长安城被章台街分成东西两块，东边的明渠边的清明门，很是繁华，虽然多是小家小户。闹市的中心是个石砌的小土地祠，供奉的却是孔子的弟子子路。祠边有人杂耍，有人叫卖，很是喧哗。太阳还高着，锁匠柳开却开始收摊。

柳开二十七八岁，神情疏懒，却有一张好面目，日常也注意打理自己，头发梳得纹丝不乱，干干净净，有时还插个花在鬓上。

街坊调笑：“就收摊啦，又是去花寡妇的店里吧？”

柳开笑着，也不扭捏：“有什么办法呢？又去不起章台。”

章台街是高级妓馆亭台的所在。

那街坊骂：“你就显摆吧！”

临着明渠边，种满了桃花，桃花间有个酒家，卖桃花酒，偏女店家姓花，颇有姿色，只是年纪轻轻就守了寡。周边的贩夫走卒，常在这儿打转喝个两口，可能就是为了多看两眼柜台里沽酒的老板娘。花寡妇见过世面，能跟粗人们调笑，但说翻脸就翻脸，会用沽酒的木勺打人。打人和被打的，都不会记恨，来日照样嬉笑。有一阵一个做官的好像看上花寡妇了，天天来喝酒，醉了就睡在小桌边。搞得主顾们都不敢喧哗。后来这做官的也不来了，好像是花寡妇拒了做他的外室。小店又恢复了热闹，主顾们聊侃花寡妇真是可惜了，花寡妇说，我也后悔呢。

不知怎么，花寡妇就看上了锁匠柳开。两人也不避嫌。街坊们追问柳开怎么就得手了。柳开说，她家的钥匙是我配的，我给自己留了一把。

柳开来到老相好的酒家，吓了一跳，小店外站满了人，人人拿着个酒碗，却肃穆无声。见柳开到了，纷纷让开，留出一条道。

瞅了几眼众人，好像都不是左近的。柳开狐疑着进了酒家，看见店里也坐满了客人，一般肃穆地端着酒碗，桌上点满了菜。

柳开径自进了柜台，低声问花寡妇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花寡妇说：“我怎么知道，说都是找你的。”

“我不认识他们呀。”

“我看他们好像都是城里的侠少，但很客气，都买了酒，我的碗都不够用了，真是发财了呢。”

“侠少？”柳开回眼细看，那倚窗盘坐的不是东城的豪侠领袖陆沉吗？见那陆沉举碗向邻桌致意，邻桌一人个子不高，长须覆胸，被几人簇拥着，也遥遥举碗，气势不输。

柳开环视店一周，发现所有人也在看着他，心里一阵发毛。还是陆沉站起身走过来，一拱手：“这一年怨陆沉眼拙，竟不识柳大侠。”

那长须人也走到柜台外，正经地作揖齐眉，俯身很低。店里也一半的人站起来俯身。那人道：“在下季孟，久仰柳大侠之名！”

柳开蒙了，季孟是西城的豪侠头目，如今亲自踏到东城，难怪店外也围满了人。这店里怕是长安黑道的各派有头脸的人物都聚齐了。

“什……什么大侠？”柳开有点想躲到女人后面。

“柳大侠既然侠隐在此，我们也不敢请大侠出山，只是来一睹风采，拜会拜会。”东城陆沉道。

“我得知柳大侠在此，急忙赶来。大侠侠踪已现，只怕这里已不再安全。大侠或可移步，我季孟自有安排。”西城季孟道。

“柳大侠城东已住熟了，难道我陆沉在城东还护不住一个人吗？”陆沉转脸向季孟。

“柳大侠还需要你护？”季孟冷笑，对柳开再次俯首，“只要柳大侠愿意，城西侠少，愿以柳大侠马首是瞻。”话音一落，屋里有一半人跪在地上，竟有人似是热泪盈眶，崇敬绝不是作伪。

柳开颤抖起来：“你们……我不是……”柳开突然大哭起来，也跪在地上，“我

不是什么大侠，我就是个锁匠……两位老大，各位侠少，你们……别玩我了……”

花寡妇看不过去，蹲下抱住吓哭的柳开，抬脸看着两位老大，却也不敢说什么。两位老大面面相觑。季孟回头悄声问手下：“是不是消息有误？”那手下说：“不知道，但这种事也只能信其有，不能疑其无了。就算是假的，传出去，也是说大哥愿结交天下豪侠，得个千金买马骨的美名。”

季孟点头，再向地上的柳开、花寡妇行礼：“柳大侠或有不便之处，季孟这就告辞。改日再来拜访。”一挥手，竟让人留下黄金铜镜等财物一堆，率众而去。

陆沉似乎没有那么心思深沉，但也留下了一些钱物，退了出去，叫了几个人，说以后得留意一下这个“柳大侠”，若有异动，立即报备。

夜里，花寡妇兀自摸索着那些黄金财物，尤其对那铜镜爱不释手。

“你真敢用这些东西吗？”柳开缩在床上。

“是他们送给你的呀。”

“他们一定搞错了。”

“他们为什么管你叫大侠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”

“那他们巴巴要送钱的那个柳大侠是谁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”

“那你不让他们拿走？”

“当时……我不敢。”

……

“你还不睡吗？”

“我再摸摸这些宝贝……”

夜已深沉，花寡妇几乎抚着那铜镜睡了。柳开在黑暗中起身，能听见花寡妇在身边均匀的鼾声。柳开披了件衣，支开窗，人无声地飘了出去。

而花寡妇，忽然睁开了双眼。

一轮残月。

长安城所有的屋顶在清辉下像结了一层霜。

柳开赤着足，散着头发，在屋顶上脚不沾瓦地飞驰。柳开跃上一个大宅的屋脊，突然停了下来，看见屋脊的另一头，站着一个白衣青年，抱着剑，一脸的倦意。

“看你这样子，是床上逃出来的？”青年懒洋洋的，“你这一逃，证明你就是大盗柳盆子。”

柳开，或者柳盆子，背着手默然不动，身后就飞出三道寒光分击那青年，几声轻响，那青年已持剑在手，细看剑尖串着三个暗器。“回旋镖，还有这么隐蔽的手法，身份更错不了了。”

柳盆子脸色变了，这剑法他平生仅见，自知讨不到便宜，赤足一点，向后翻去，在空中忽听见风声，一支箭射来，竟避无可避，只能翻身抓住箭身，借势落在原处。

那青年的拍手声在静夜里显得响亮，还由衷感叹：“都说柳盆子身法无双，名不虚传。”

柳盆子暗顾四周，竟不知箭来自何处，隐隐觉得被一个高手远处锁定着，如芒刺在背。柳盆子向左侧疾飞，空中又一箭射来，只能用手里的箭拨落来箭，又被逼落在了原地。不自觉就身上汗透。柳盆子自认是暗器大家，可这射箭之人，毫无机巧，但把握出箭时机的能力，极其可怖。耳边却传来那青年对自己的赞叹声：“好身法！飞燕折腰，无迹可求！”

柳盆子躬身向右一腾，足尖却钩住屋檐的兽头，一拉，身体又向左边飘去。果然有一箭从右边划过，柳盆子还未得意，又一箭飞来，逼得他不得不又落在了原处。似乎也听见暗处有人咦了一声。

柳盆子知道今夜入了陷阱，反而平静下来，静静打量着屋顶上的青年，杀意盈天。那青年展颜一笑，说：“柳大侠有三绝，暗器、轻功、解锁术。刚才已见识了两绝，可我们却是冲着大侠的第三绝来的。”青年躬身一礼，“求大侠援手。”

柳盆子昂然不动，青年挥了下手，暗处有一背弓的黑衣人跃了上来，站在斜侧的屋檐翘角上，嘴里念着：“厉害，竟然能让我射空一支箭。”

青年道：“柳大侠见谅，我们也是见不得光的人。我们有一个同伴被官府

所擒，被我们从狱里劫出来。但是她的手一直被一个奇怪的锁铐铐着，我们想尽办法都不能打开。”

“你们是谁？”

“江湖子弟何相问？不是信不过，只怕连累了柳大侠。”

“我若说不去，你们是不是会杀了我？”

“不敢，我们只是不想同伴的那双手废了。”青年道。站在翘角的黑衣人忽然叹气说：“那是双多好的手啊。”

“什么样的锁铐？”

“相当复杂和精巧，不瞒柳大侠，我们找过魔手田四爷，他也没能解开。”

“田四都没有打开？”柳盆子有点来了精神，“你们是劫了田四吧？”

“什么都瞒不过柳大侠。”

“他还活着？”

“当然。虽然未能解开，但我们承他的情，答应他以后若有事，我们兄弟以命相报！”

“好吧，”柳盆子一笑，“我也只能去看看了。”

“多谢！我们也是没法子了，才放出风声逼柳大侠出来。”

三个人在暗夜的街巷里穿行，进了一个院子。窗内黑暗，叩门，有人点起灯火。随即携油灯来开门，照出一张脸来。

柳盆子不禁一呆。

3. 不可辜负

开门的是一位白衣少女，油灯火苗如豆，光晕摇曳在少女的脸上，风髻露鬓，蛾眉淡扫，五官柔和，唯一双眼很亮。柳盆子虽未觉得惊艳，却感到这少女的美不食烟火，意味深长。

柳盆子进到屋内，隐隐见到床上卧靠着一人。少女将几盏油灯依次引燃，屋内一下光亮起来。柳盆子才看清那卧床的人是个女子，没有结髻，长发委地，人缩在被子里。

青年向那女子介绍：“这位就是柳大侠。”女子仰起脸来，说声：“见过柳大侠。”柳盆子觉得眼前一晕，那女子好像极为苍白，睫毛甚长，鼻梁高挑细致，眉眼深邃，轮廓宛若雕削，尽是中原女子所没有的绝美。“你是胡人！”柳盆子惊道。

胡人美姬也不羞涩，展颜一笑，从被子里伸出双被铐住的手，说：“有劳柳大侠了。”柳盆子见胡姬身上胡乱披了两三件衣服，衣下好像只有兜肚那样的亵衣，内心不禁浮乱起来，旋即明白，这胡姬被锁已有多日，所以连穿衣起居都有不便，难怪身边会有少女来照顾。

少女举灯过来近照锁铐，顺手掖紧了美姬身上的衣衫。柳盆子见到那双被锁的手，指尖细长，纤纤如玉，突然想起那背弓的黑衣人说的“那是双多好的手啊”。

柳盆子拉起一只手，细看锁铐与手腕的缝隙，心下更是恍惚，入手光滑，宛如无骨，尤其是指尖的凉，竟会引出一脉心疼来。柳盆子定了定神，说：“这锁很是机巧，好在你们没有强力破解，否则里面会有刀片旋出，废了姑娘的手。”

“全靠大侠解救。”美姬把手伸得更前，脸侧一边，藏在蓬松散落的长发里。

柳盆子豪气顿生，也不说话，从嘴里掏出一根弯弯曲曲的针来，探入锁孔，细细地感知起来。

柳盆子本来觉得这锁虽精巧，倒也可以破解，谁知在要得手处，发现一个障碍，只能从头再来。绕过这障碍之后，才发现根本是疑阵，解了也无用。柳盆子只觉得内心气闷，觉得这造锁之人全不按锁理行事。

不觉听见鸡鸣，窗外渐渐亮了。柳盆子才发现美姬委地的长发，有一种褐红色的晕边，肤色也不是苍白，而是白得近乎透明，一双眼眸竟透出深海般的幽蓝……柳盆子忽有些嫉妒，都是大盗，怎么我就孤绝一身，他们有这么美的伙伴。

柳盆子浮想联翩，惊觉那双微有凉意的手，忽地抓住了自己的手，心里一动，就觉得手腕一紧，锁铐像变戏法一样铐在了柳盆子的手上。